

李冬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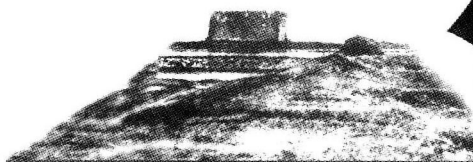
英雄

新华出版社



李冬著

抗倭英雄



新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抗倭英雄/李冬著. - 北京: 新华出版社, 2005.2
ISBN 7-5011-6969-1

I. 抗… II. 李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04791 号

抗倭英雄

★ ★ ★

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编: 100043)

新华出版社网址: <http://www.xinhuanb.com>.

中国新闻书店: (010) 63072012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三木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850 毫米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5.625 印张 375 千字

2005 年 2 月第一版 2005 年 2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ISBN 7-5011-6969-1/I·446 定价: 24.00 元

故事梗概

明朝嘉靖 36 年秋天的一个深夜，大股海上倭寇在汉奸的引领下，侵入了福建常瀨境内的蓝石庄。随后，倭寇们开始大肆地烧杀淫掠，来毁灭这个庄子。

蓝石庄严庄主的好友“酒盅奇侠”为了保护庄内的人们，与敌人恶斗起来。酒盅奇侠人单势孤，没能扭转蓝石庄的厄运，最后，只将严庄主的长女严月娥给救了出去。

酒盅奇侠带着严月娥，来到了浙江

龙泉府的八都县城，便将那少女寄养在教私塾的周先生家中。之后，酒盅奇侠便回到了八都县城南面五里远的披云山宁音寺。他本是那寺内的方丈。

次年春天，严月娥随着义父到披云山看望酒盅奇侠，不期然与酒盅奇侠的俗家弟子朱珏相遇了，二人志趣相投，互相爱慕，成了恋人。正当朱珏陷入深爱之中时，却得到了一个意外的讯息：严月娥是遭过倭寇强暴的，已然不是清白之身了。这位一向将名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血性男儿，如何能接受这样的事实，在周氏夫妇苦劝不住的情况下，朱珏悲愤地离开了严月娥，到台州投奔了戚家军，投入到抗击倭寇的战场上。

朱珏和战友们戚继光的英明指挥下，剿尽了盘踞在浙江海上的大小股倭寇，之后，积极入闽作战，并把收复横屿岛作为他们跨省作战的第一仗。朱珏奉戚继光之命，化装成百姓模样，潜入了常瀨境内，秘密探查横屿岛安插在当地的情报窝点。在探查过程中，他与蓝石庄的幸存女子严云邂逅，二人一见钟情，互相爱慕，并在缉拿汉奸的战斗中互相配合，在抗击倭寇的战争中互相支持。正当他们即将结为伉俪之际，已然出家为尼的严月娥，忽然来常瀨看望自己最小的姑母。严云脸上挂不住了，又为侄女悲惨的命运难过，便决定与朱珏解除鸳鸯之盟。朱珏痛苦不堪，他该怎么办？

◎ 目 录

第一章	力抗倭兵	(1)
第二章	蝎岭喋血	(50)
第三章	劫后余生	(109)
第四章	因祸得福	(166)
第五章	雨中情缘	(202)
第六章	人去情存	(243)
第七章	花街之战	(289)
第八章	古刹除奸	(337)
第九章	收复横屿	(396)
第十章	北筑长城	(453)

◎ 第一章

力抗倭兵

明朝嘉靖三十六年（公元 1557 年）秋，在一个深夜里，地处闽东宁德县境内的蓝石庄，天空晴朗鲜明，众星闪烁，周围的田野和森林舒适宁静，静卧在平安的长夜里。庄内，劳累了一天的人们正在沉沉酣睡，偶尔间，从个别院落里传出来婴幼儿的啼哭声，以及母亲们轻轻哼唱的催眠曲。然而环绕此庄的围城上，红灯排排高挂，守夜的庄丁们警惕地睁着眼睛，密切注视着城外面的动静。随着三下清脆的梆子响，几个巡夜人挑着灯笼，登上了南



面的城楼，守夜的庄丁中有一人迎面而语：“二庄主，您还没有睡呀？”巡夜人中，走在前头的回答：“放不下心来，哪里睡得着。”说着话，便走到了他的近前。那庄丁微一躬身，说：“禀二庄主，内外平安无事。”对方点点头，说：“没事儿就好，你们暂且放松放松。”庄丁应道：“是！”此刻，借助红灯的映照，只见为首的巡夜人有三十多岁，生的面相敦厚，目光和善，穿一套紫缎子衣衫，身材不高，却结实健壮。这人是蓝石庄的二庄主，姓严，双名大年，他的兄长名唤大显，便是这个庄的大庄主，最具实权的人物。

这蓝石庄距离东海很近，也就二三十里路，因此，它自然就成了日本海盗侵扰的对象。当地庄民为了保护自己，便在庄子的四周修筑了围城，夜里还值班，以防海盗夜间偷袭。严大年及其兄长严大显，到了夜间，还换班登城巡视，以监督城上的守夜庄丁。这一夜，正值严大年巡视。严大年在每个夜间，都是在二更天时和五更天时，巡夜登城。前些日子，位于蓝石庄东面的花家地不幸被海上的强盗深夜袭破，遭受了损失，这对蓝石庄的震动很大。为此，严大显在强化夜间岗哨的同时，也敦促严大年增加对围城的夜间巡视次数。方才的二更时候，严大年巡了一次城，回到了府里，他不敢真正去睡觉，只在睡椅上迷糊了一会儿，忽然看到三更天将近，便又披衣而起，在两名家丁的护卫下，再度登城巡夜。

严大年抬眼向城外眺望，此时凭借明亮的星光，能够清楚地看到，连通南城门的官道上、官道两旁的菜地里一片乳白，远处高低起伏的松林里也是寂静无声，他稍稍松了口气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这样清朗的夜色，倭寇若是前来侵扰，倒是不太容易隐蔽。”一位庄丁立刻插话说：“我们也觉得这样的明夜，倭寇多半也不敢轻易攻打咱们。”严大年使劲儿摇摇头，叮嘱道：“还是小心为



上。前些日子，东面花家地的守夜庄丁，就是看到月色明朗，心里麻痹了，都靠在垛口打瞌睡，才让海上的倭寇钻了空子。结果，花家地被掠去了不少百姓，不少财物，遭受了很大损失。我们可不要重蹈覆辙，步花家地的后尘啊。”一番话提醒了众庄丁。他们纷纷点头称是，一个个握紧长矛，又提高了警惕。大年又对一位矮个儿庄丁嘱咐道：“矮三，今夜你是南城楼的防护头目，责任重大，可不要大意呀。”矮庄丁顿点头道：“二庄主放心，我一定认真守夜！”大年点头赞许，又道：“我们要去北城楼巡视，再见了。”说罢，他带领随从，顺城墙向东去了。矮庄丁和其他的庄丁都躬身说道：“二庄主走好！”

矮庄丁目视着严大年他们去的远了些，就回头对手下人说：“二庄主的叮嘱你们都听到了吧？”众庄丁齐声回答：“听到了。”矮庄丁便道：“那好，我们就加强戒备，盯紧外面菜地和远处松林中的动静，坚决不让倭寇钻咱们的空子！现在，我将咱们夜班轮休的时间稍微调节一下。我带领十名弟兄这就值班，小木子带领余下的九位弟兄立刻睡觉，等过上一个时辰，而不是一个半时辰，咱们就替换。你们说好不好？”众人都很赞同。于是，那个小木子就安排了九名庄丁，随他坐靠墙头打盹儿。而那个矮庄丁则带领十名庄丁紧挨垛口站立，目不转睛地望着前方，他们谨记花家地的教训，全力以赴地为本庄站好岗，不给倭寇以任何可乘之机。

说到这里，还需先交待一下当时的背景。在我国明朝时期，东面的日本正处在战国纷争状态，许多战败的日本武士、地痞流氓，勾结走私商人，对我国东南沿海一带，长期进行侵犯。他们每年都乘着季风，架着海船，闯到中国的山东、江苏、浙江和福建沿海，杀人放火，抢劫财物。沿海一带的百姓吃尽了他们的苦头，都把这些日本海盗称为倭寇。一百多年来，由于明政府的腐



败无能，贪官污吏只知道搜刮钱财，有些丧尽天良的地主和奸商甚至还为倭寇送情报、做向导，互相勾结狼狈为奸。倭寇的骚扰不但没有被平息，反而越来越是猖獗。尤其到了武宗正德、世宗嘉靖年间，皇帝宠信宦官，很少亲理朝政，重要的政务全都交给亲信大臣处理。世宗嘉靖年间，大学士严嵩勾结宦官，把持军政大权。以严嵩为代表的大地主、大官僚的专政，不仅使政治更加腐败，而且由于他们的纵容和私通倭寇，倭寇的气焰也就更加嚣张了。他们抢占浙闽沿海上的许多岛屿，以岛屿为巢穴，由自己的倭酋统辖，每逢春夏秋之际，便登上海岸，对明朝的村镇或庄子任意地烧杀淫掠，无恶不作。那里的人民由于得不到应有的保护，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。渐渐地，人民清醒了头脑，开始自发地组织起来，各庄各镇修围城，办民团，在本地的镇头、或是庄主的带领下，狠狠打击入侵的敌人。这里提到的蓝石庄，便是其中的一例。蓝石庄所处的位置，与东海的距离不算远，而且此庄是客商们南来北往的必经之地，周围风景又很秀丽，常能吸引许多游客，故而此庄的商业、餐饮业都非常的繁荣，当地的人们也因此而十分的富庶。这自然就吸引了海上倭寇的注意力，他们均对蓝石庄虎视眈眈，时常对它进行攻击。在当时百余年的倭患史上，蓝石庄曾先后四次被东海的倭寇攻破过，遭受了灭顶之灾，而当倭寇一饱贪欲退去后，庄内逃出来的幸存者，还有附近移过来的新居民，便就联手合力，重新修复，此庄才又一次次地兴旺起来。此庄最早的名称是“慕容里”，当时的居民主要是慕容家族，遭灾后，慕容没落，蓝姓兴起。十年后，蓝氏又没落了，石氏兴起，石氏族长命儿女们与蓝氏家族的残存者联姻，慢慢地形成了蓝石族系。蓝石族系的人们根据情况的变化，将此庄更名为“蓝石庄”，曾经兴旺一时。以后，蓝石庄又被倭寇破毁了，蓝石族系衰败，方氏家族迁入，又繁盛了十几年，再遭大毁。附近严



氏家族迁进，成了大户，控制了庄子，直至当时。严大显便是严族中第三代长孙，他于十四年前继任庄主之位，又任命他二弟严大为二庄主，哥儿俩共同治理此庄。

严大显是个很有志向的人，年纪很轻时，便颇有战略眼光，他通过参加与倭寇的反复抗争，已然总结出一条真理，光凭一个庄、一个镇与倭寇厮杀，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，必须庄庄联手、镇镇互通，才能从根本上扭转被动局面，使倭寇望而生畏，不敢再犯。为此，他曾向父亲献策，情愿充当特使，游说四方邻镇，与蓝石庄联手，共同对付海上的敌人。严老庄主听了，先是赞了他几句，随后说道：“孩儿，你不知道咱这里的历史情况。以往，咱们与附近的庄镇搞过联盟，像西面的四方台，就曾经是咱们的盟友，也曾与咱们联手打败过敌人。其他的庄镇也都结过同盟。起初，盟友们还真是团结一心，与倭寇对抗，可是日子久了，难免闹些矛盾，什么‘你们庄出的兵少了，我们镇出的兵多了，你们庄救援的不及时，让我们吃亏了’，等等，两下再一争吵，结果就失了和气，敌人再来了，谁也就不管谁了。”大显道：“我们可以和四邻搞通婚，结成亲家，大家不就一心了吗？”老庄主苦笑一下，说：“搞过，四方台就是例子。那还是你祖父在世时办的事儿，将你姑奶奶嫁了过去，与那里镇头的幼子结成儿女亲家。刚开始时，两家还真是心往一处使，互相支持，数次挫败倭兵的进犯。然而好景不长，你姑奶奶与她丈夫不太对脾气，别别扭扭的。开始时，为了双方的同盟大义，彼此倒也能对付着过，可时间长了，小两口儿还是忍耐不住了，便开始争吵，互相不理，往后逐渐发展到骂娘、打架、摔东西，等等。你祖父为此多次跑到四方台，为他们撮合，还真费了不少心血，可结果还是不行。你姑奶奶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，便拖着受伤的身子，抱着三岁的幼子回了娘家。过了半个多月，四方台来请，你姑奶奶死

活不肯回去。又过了三个来月，四方台又来人了，索要幼子，你姑奶奶哪里舍得给他们，又是坚决不允。为此，两家闹得很不愉快。”不久，倭寇攻打咱庄子，咱庄奋力抵抗，喊杀声传到了四方台。按理，他们应该立刻增援，可当时他们的老镇头已然病死，新上任的镇头没有主见，听咱庄形势危急，本欲来救，却被你姑奶奶的丈夫死死挡住，没有发出一个兵丁来。四方台坐视咱们孤庄死战。幸亏咱庄上下齐心，奋勇恶战，总算杀退了那些倭兵，逃过一难。咱庄也因此而恨死四方台了。又过数月，另一股海上倭寇攻打四方台，情势也很危急，你祖父念着过去的交情，打算出兵相助，手下人可不干了，纷纷抵制，弄得你祖父没了法子。由此一来，两家的同盟算是彻底完结了，并也因此而结了怨恨。匆匆数载过去，你姑奶奶的幼子已然长到六岁了，整日里欢欢喜喜的，可会惹人乐了，满府上下没有不喜欢他的。你姑奶奶更是将儿子视为掌上明珠，自己惟一的寄托。然而天降灾祸，一日下午，一位婆子带那幼子去后山坡地上玩耍，忽遇几个蒙面歹徒，将那婆子捆绑起来，又堵了嘴，便将那幼子用绳索勒死，挂在了树上，他们便逃走了。幸好有路人经过，将婆子的绳索解开来，又从树上取下幼子的尸体，随即赶到庄内给咱严府报信。这一下，咱府里可就热闹了，老少一起出动，直奔北面坡地，一见到尸首，你姑奶奶当时就晕过去了，从此一卧不起。你祖父一面厚葬外甥，一面派出探子，寻找下黑手的歹徒，不出半年，歹徒查出来了，正是他亲爹爹派人干的，他是存心要惩治你姑奶奶。”大显点头道：“这个我是知道的。”老庄主继续说道：“你姑奶奶当时就气得大口吐血，死在了床上。你祖父怒不可遏，当即发兵，直扑四方台，逼他们交出凶手。四方台哪肯认账，矢口否认，为此两家大动干戈，结了怨恨。”老庄主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往事不提了，提了令人心酸。难办啊！你年纪尚轻，暂不要太多的



关心政事，应抓紧学习、苦练武艺，待遇上了科考，就去应试。以你的聪明勤奋，或许还真能得个文举、武举什么的，那时，孩儿你就到别处做官去，永远离开这个鬼地方。”大显轻轻点头，退了出去。自此，他依照父亲的指点，每日勤奋读书，每夜苦练武艺，不觉中，便是三年过去了。眼看秋日就要科考了，大显更是加紧准备，计划一举命中，庄里的先生们和武师们也都认为他很有可能夺得功名，为蓝石庄争得荣誉，便不断地善言勉励他，他的自信心也就越发增强了。可是天有不测风云，这一日，严老庄主突感心口儿痛，就此病倒了。这可急坏了严府上下，人们忙着找来了郎中，为老庄主诊脉。郎中把脉之后，又看了看老庄主的面色，便开了方，离去了。府里照方抓药，又煎了，服侍老庄主服下，一连数日，却不见老庄主有什么好转，人们又急了起来，赶紧请来了郎中。郎中看了老庄主的面相，立刻脸色沉重，眉头皱成了疙瘩，当时也不多话，又开了药方，随后站起身来，向大显一点头，便走了出去。大显知他有话要说，便跟了出来，小声问他：“我爹爹的病情怎么样？”郎中低声回答：“快不行了，准备后事吧。”当即大步离去了。大显眼前一晕，险些栽倒，心中难过至极。不出两日，老庄主果然气尽辞世。严府上下，庄子内外，都是哀哀的哭泣声，大显和他的妹妹、弟弟们更是大放悲声，日夜为爹爹守着孝事。过了三日，大显和弟妹们将父亲的遗体放入棺木，抬到郊外隆重安葬。回来后，一个个垂头丧气，没了精神。庄内有几个德高望重的老人劝众人说，倭兵出没无常，蓝石庄地处前沿，不可一日无主，庄子应该立即选出新的庄主来，领导大家。众人都说有道理，便开始推选起来，选来选去，最后，人们一致认为严大显文武全才，精于政事，眼下虽是年轻，可有大家辅佐，锻炼几年，一定能够顺利成熟起来的。此外，他又是老庄主的大儿子，子承父业，别人也决计说不出什么

不满的意见。主意商定，人们都来到了严府，将推选的结果告诉了大显。大显听了，先是感激众人的信任，随即便犯起难来，因为再过两个多月，便是科考的日子。他在少年时，听从了父亲的规劝，苦苦读书练武，学业精良，就盼着能参加这次的秋考，中个举人，好到别地为官去，永远离开这多是非的蓝石庄。然而若是当了庄主，所有的政事马上就会缠于身上，自己便根本无暇顾及考试了，或者说，根本就不能够参加考试了。面对两种前途，大显默然不语，心里面激烈地交锋，一时间他想到应推举二弟执政，转念一想：“二弟虽然为人老实，办事认真，武艺也不错，但是脑筋差了些，只能当个副手，当第一把手不太合适。三弟文盛、四弟武强，他俩若是联手共治，倒也可行，可惜都是少年早丧。五妹勇敢心灵，组织能力很强，小伙伴们都愿听她的，却是尚在年少，方九岁，又是女孩子，将来也要嫁走的。再想到他的几个堂兄、堂弟，不是懦弱无能，便是玩世不恭，终究顶不了大用。”想到这里，他长长地发出了一声慨叹。人们立刻明白其意，有的劝道：“少庄主，我们知道你已看中了即将来临的科举，打算另奔前程，圆了老庄主的心愿。可是，咱庄子目前的处境，你也是了解的，人心散乱，没了主心骨。为了全庄的百姓，希望少庄主能够放弃士途，继续留在庄内，继任大位，领导与你相濡以沫的乡亲们。”其他的人马上跟着响应：“是呀，少庄主，我们都愿服从你的指挥，你就安心留在庄子吧！”还有的人心绪一时激动，干脆跪下地来，向他恳求。大显赶紧上前搀扶。此刻，他二弟也过来劝说：“不想爹爹突然过世，打乱了你的计划，大哥当以全庄为重，挑起庄主的重担，别再犹豫了！”大显心潮澎湃，思绪万千，看着庄民们一双双渴求的目光，他终于将牙关一咬，使劲儿点了点头。人们一片欢腾。大显便将众人让到前院的大厅内，商议庄内的政务。最后，大显提议，让他二弟当二庄



主，与他共掌权力。大家都是举手赞同，便散会了。自此，二十三岁的严大显就做上了蓝石庄庄主的位置，主宰庄内的一切事务，他雄心勃勃，要把自己的聪明智慧和充沛精力都奉献出来，给庄子带来一个新的繁荣，新的强盛。大显认为，蓝石庄首先应该加强防务，因为倭寇是此地的最大威胁。反复思量之后，他让二弟开始抓防务，包括加强对庄丁的武艺训练，修复围墙中残旧的地方，将南城外的树林进一步砍伐，由原先的百步距离，再向外扩展二百来步，以保持更远的视线，丝毫不容倭兵藏匿于树林之内突发偷袭。为了不浪费地段，他又将那里种上蔬菜，以满足庄内食用。但是，菜地的边线，也和围城保持有一百来步的远近。严大显还将东面和北面坡地上的树林砍伐了一些，也是为了保持更远的视野。严大年十分信服大哥，对大哥布置的差事认真仔细地去完成，毫无怨言，也丝毫不去主动请功，严大显对他非常满意。此外，大显还考虑到光靠自身的强化不太够，若要在抗倭斗争中争取主动，还是应该加紧与周边庄镇的联络，形成网状，那样便能使力量大增，如虎添翼了。怎么办？仔细思索后，他把目光盯向了位于南面五六里处的双集口子，那里是个产米区，蓝石庄、四方台，南奇庄等附近庄镇，都是要到它那里购米的。只是最近几年，双集口子与四方台走得很近，对蓝石庄疏远了许多，前年，又受到了四方台的挑拨，公然宣称不愿再与蓝石庄做生意了。严老庄主很有志气，就指令手下人到北边的东都购米。那东都也是个产米区，只是距离远些，道路又不太好走，运输起来比较麻烦，偶尔又会遇上山贼劫道，庄内的人们都不愿意干这运米的差事。大显曾劝过父亲，想办法改善和双集口子的关系，以求一劳永逸，可是老庄主自尊心太强，不肯低三下四。这回，大显上台了，他就把改善与双集口子的关系提到了眼前，再三斟酌之后，认定与他们联姻是最佳改善关系的方法。他心想：

“二弟已过了二十岁，眼下正为娶妻着急呢，那曲镇头有个小女儿，年方十七，他俩年龄上倒是合适，只是不知那曲家的姑娘相貌怎样？性情如何？为避免以往与四方台结亲时所犯下的错误，应派出一个精细之人潜入双集口子，暗中观察曲家姑娘的情况，做到心中有数，然后再提亲。”主意既定，他派出了一个过心的媒婆子，偷偷去了双集口子，刺探情况。过了一段时日，那媒婆子回来了，说那个曲家姑娘容貌秀气，身材纤小，头脑很是精灵，机敏善变，又能顾全大局，凡事都做的有理、有节，与周围人也都处得不错，是个好姑娘。大显听了，心里盘算：“二弟待人心实，可惜脑筋迟缓，遇事不会转弯子，应该找这么一个精丫头做内助。”当下赏了那婆子十两银子，婆子谢过，去了。大显便找来二弟商议，大年说道：“咱娘、咱爹都没了，一切就全由大哥做主吧。”大显大喜。又过数日，大显派堂叔带着聘礼，去双集口子提出了亲事。那个曲镇头听了，当时没有立刻表态，让手下人先带客人到花厅里等候，便找来了家里人商量。他的老婆已经病逝了，便将两个儿子找来，与他们商量。两个儿子都听说过蓝石庄的二公子为人忠义，宽厚待人，当下均赞同。曲镇头却说怕得罪了四方台，他大儿子反驳说：“咱们和蓝石庄原本是关系不错的，就是那四方台从中挑拨，才使我们疏远了那庄子。咱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，和蓝石庄改善关系，那是个大庄，人富兵强，若与他们建立了同盟，以后抗拒倭寇就有了很好的帮手。”曲镇头听了他的这番话，不住点头。他的二儿子也补充道：“咱们和蓝石庄结了亲，也不一定就非要得罪四方台，到时候，咱们依然和四方台走得近乎些，两边摆平衡，谁也不得罪。”曲镇头当即说好，又派婆子找来了女儿，向她说出了定亲之事，他女儿脸儿一红，点头道：“儿女之事，全由爹爹做主吧。”曲镇头哈哈大笑，便令仆人往花厅上摆上盛宴，他亲自倒酒，热情款待亲

家。由此，双集口子和蓝石庄就定了亲事。过了些时日，赶上一个吉日，严大年在家人的簇拥下，披红挂绿，吹吹打打地来到双集口子，将曲家姑娘扶上了轿，娶回了庄子。

那曲家姑娘有两位兄长在上头，排行第三，家里人都称她为“曲三姑娘”。严大年与她结婚之后，经过一小段日子的沟通与磨合，两颗心很快就融和到了一起，他们彼此互敬、互爱、互补短长，好得如同一个人似的。过了三年，曲三姑娘连生了两个儿子，大年乐得嘴都合不上了，对妻子的爱恋更是加深了一层。严大显看到他们夫妻亲热和睦，心里也是非常地欢喜，庆幸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。他们夫妻俩感情好，两家的走动自然也就多了起来，每逢过节，不论是大节日还是小节日，严大显都安排他的堂叔，或是二弟等，去双集口子访问，有时，他还要亲自过去。对方也经常回访，两家越走越近乎。这样一来，蓝石庄买大米就不发愁了，同时，该庄凭借人多势盛，还经常出兵，帮助双集口子抵御倭贼的进犯，对方也是经常地回应，两家的军事联盟就此自然而然地形成了。

严大显还不满足于这种现状，时常派出能言善辩的亲信，外出游说，积极改善和西边的四方台的关系，同时，也加强与东南方向的南奇庄、靠北边的漫河等地的联系，他的目标很明确，就是要当地所有的力量都联合起来，形成一个强大的抵抗力量。这些当然都是他的个人意愿，当时在那一带，庄与庄、镇与镇矛盾重重，盘根错节，要想真正地统一起来，形成一股劲儿，也是很不容易的事儿。然而只要是努力去做，其结果总要比完全不做强得多了。

严大显还深知倭寇总是善于夜间偷袭庄镇，为加大保险性，他便在本庄的“夜防职责”中加进了一些新的内容，例如增加守夜庄丁的补贴，增加他堂叔和他二弟巡夜的次数。紧要时候，他